

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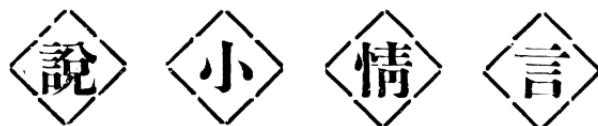
探

貓探

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書局發行



拿歸紅冰千猶天戀鴛劫情驚火紅冬廬脂情情雲情婀
破 嶺天 海 鴛外 女 餘 想 娜
崙 之 金龍刑 惡 婚中懾青山 花 小
之情 知艷 小曼 恨 粉 因
網夢已影諾錄記瀾印花祟記蓮記樹花臘鐵競記仇史

全一册 全二册 全三册 全四册 全五册 全六册 全七册 全八册
全一册 全二册 全三册 全四册 全五册 全六册 全七册 全八册
全一册 全二册 全三册 全四册 全五册 全六册 全七册 全八册
全一册 全二册 全三册 全四册 全五册 全六册 全七册 全八册

四五二二四九七二一二二一一八二六三六六七二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半角 角 半角 角 角 半角 角 角 半角 角 角 角 角

半角三	冊一全	奇傳記子才女
半角四	冊一全	奇傳樓歸蝶
半角二	冊一全	奇傳諧孟
半角六	冊二全	奇傳緣玉病

小傳說奇

貓探

第一章

吾今握管述此。尙不知已身所處地位何若。其以證人自居耶。則
此文既出。恐未必卽能脫我於罪。其自實其罪耶。則世間不乏明
察之士。或者轉以此文之故。使吾不白之冤。因而大白。亦未可知
也。嗟乎。吾生不幸。以弱女之身。而竟至拋首公堂。經法官之詰問。
受鄰里之指斥。曰。某氏女。固讀書識字之人。今竟以私愛之故。冒
天下之大不韙矣。嗚呼。此其事爲何如事。此其奇恥大辱。尙可一
日忍耶。今幸正式審判已過。法官檢尋證據。知吾前此見逮。不過
迹涉嫌疑。初非兇犯。判令開釋。吾四星期。囹圄之光陰。卽於今日。



告終而兇手未得。疑案未明。吾雖幸得脫離法律上之制裁。而社會上無形之指摘其酷殆百什於法庭。不特彼村媼鄉女切切私議。足令吾無顏見人也。卽讀者諸君於吾未畢吾說之前亦未必即能諒吾衷曲。謂吾與此案全無關係也。故吾願盡舉身歷之事。一一筆而出之。世間苟有明察之士。願以心思才力助吾無告之弱女。則吾卽以此示之。使爲探案張本。若竟無其人。吾亦唯有永埋冤恨之中。是是非非留待後人公論而已。吾爲艷蘿。年二十九矣。二十三歲時母死。但有老父家居。吾則卽於是年受蝶飛坂某小學校之聘。爲其教師。吾母旣死。吾又外出。吾父以家庭瑣事無人料理。卽招其表弟斐麗敷夫婦寄居吾家。斐麗敷夫婦頗寒素。自受吾父之招。宿食無須自備。頗以爲安。吾父亦以家事有斐麗

數代爲照料。不計此耄耄也。然每當盛夏。吾自學校中暑假回家。勾留五六禮拜之久。則裴麗敷夫婦必偕返至佛門都小田莊中度夏。至暑假既盡。吾往蝶飛坂開課。則裴麗敷夫婦復居吾家。至次年暑假復返。如是者五年。至本年暑假。尙遵舊例。其往來殆如。寒暑表之遇熱而升。遇寒而縮。不差累黍也。吾至蝶飛坂既久。乃與一少年名葛立司者。漸有情愫。此人亦校中敎習。年事性情與吾相若。而學問則高出我上。相交既久。卽向吾求婚。去年夏。吾以暑假歸白其事於吾父。求其允諾。意吾年事已當迨吉之候。吾父必不峻阻。孰知吾父性情極怪。一聞吾言。卽暴怒極口而罵。謂葛立司極不肖。吾不願吾女墮此僉壬之手。吾問阿父前此亦嘗見葛立司否。何以知其不肖也。吾父曰。吾知此人甚悉。家貧類窮人。

子。又好。騎馬。與無賴。少年爲伍。吾平時每見此人。恨不能前唾其面。而謂願以吾女妻之耶。余曰。好騎馬。富卽不肖。家貧更何損。葛立司阿父。豈欲兒嫁多金之荒倫耶。吾父聞言益怒。罵曰。艷蘿汝敢忤我。我明告汝。汝欲嫁此無賴。當在吾長埋黃土以後。倘吾一息尚存。誓不願見汝墮落作丐兒婦也。余知余父使酒善怒。每醉輒狂罵。令人不堪。然亦往往無事自怒。不必定在醉後。以其神經束檢之力。已不如他人。或者今日請命。適逢其怒。不如舍此。不談以俟他日。一日復向請命。則又狂罵如故。問其何以不善。葛立司終以家貧好騎馬爲言。由是吾知吾父之阻吾婚事。蓋非出於一時。怒發決無熟議。之餘地矣。乃作書報葛立司。令勿於暑假中存吾家。蓋恐吾父見之。更令葛立司備受毒罵。難以自堪。嗣後。

余每自思。吾父年已老。吾萬不宜以婚姻之事。厚傷其心。倘葛立司急欲定婚。何妨出諸秘密。至吾父不諱之後。乃宣之於衆。亦未嘗不可。然祕密訂婚。雖社會中頗見通行。究非上等人如吾輩者。所應爾。且結婚不得父母之同意者。日後伉儷之間。往往有極不順利之事。此非吾迷信習俗也。衡諸往事。亦屢見不一見矣。因之此後葛立司於課餘之暇。每以定婚之說進。余終以稍緩二字報。之。然心中不無惴惴。謂男子之鍾情於女。其時間殆如焦點之作。交叉線不及焦點。固屬未摯。過此焦點。其愛力亦如交叉線之漸展。漸寬。終至熱度消失。而後已今葛立司愛我其程度。已達焦點。之情。憮已可。日趨淡薄。而吾則容顏日老。漸如中年婦人。豈能更得。

亦未可知。葛立司曰：否。汝拒雖堅。吾來益急。吾一日不見汝。即忽忽若有所失。豈能久別至五六星期耶。吾善乘馬。可日日策馬至汝家。路雖遙。弗懼勞也。余阻之再三。葛立司終不聽。且有怒意。向余申申而詈。時頗多無禮之言。今亦不必盡述。但當申明。葛立司實一仁厚之士。平時持躬處世。頗多禮衷。卽一蠅之微。亦似加以惻隱。不忍撲之。令死。今茲之詈。實出於相愛。過深非出於相爭。之烈也。次日。余驅車至家。故鄉風物。一切如舊。家中事。亦與去年無二。裴麗敷夫婦。則仍居吾家。見吾歸。乃收拾行李。作歸家避暑計。定翌日啟行。夜間。吾父忽與裴麗敷大起爭論。吾父與裴麗敷以戚串之故。往來已數十年。爭論之事。年必一二。見吾亦司空見慣。不以爲異。惟此次之爭。較往時尤烈。推其所以啟爭之故。仍不

外商業問題。初無深仇宿怨。初吾父嘗自設一肆。營雜貨之業。後以居貨寡利。罷業。改爲行商。年年往鄉間收買雞蛋。牛酪。乳油。糖。貨至波士頓。紐梅飛亞等處鬻之。以經商既久。信用深。而定價廉。脫貨極易。且不甚勞。每年僅於新貨上市時。外出十數日。得利即足供家用一年。且有餘裕。裴麗敷家在佛門都。有一小田場。種糖。每年穫糖後。悉數售諸吾父。此次爭論。即起於糖值之貴賤。及重量之輕重。顧何以肇爭。與其中之是非曲直。則不得而知。但見二人初頗驩洽。取一桌二椅。啤酒數瓶。至室前矮樹之旁。對酌納涼。半點鐘後。吾父已醉。忽破口而罵。隨取一啤酒瓶。擊桌作巨響。瓶破。啤酒四飛濺及裴麗敷面。裴麗敷亦怒。掀案起。捉吾父喉。力扼之。裴麗敷之妻見而大駭。高呼裴麗敷速釋手。吾亦趨前搖其臂。

令釋吾父。而裴麗敷弩目切齒。捉之益堅爲狀。殆類瘋漢。吾思吾父老矣。更扼五分鐘。必氣絕而裴麗敷狂性既發。不恐嚇之。決不釋手。因趨吾父書室中。出寫字檯中一手槍。持之至裴麗敷之旁。此手槍乃吾父於數年前購買者。彼時地方不靖。村中人家時有盜賊夜間破戶而入。肱篋以去。吾父因購以自衛。購後終始未嘗一用。筒中子彈六枚。仍係初買時肆中人代爲裝配者也。當時我既取鎗。卽以槍尖擬裴麗敷之頭。叱曰。汝速釋手。不則吾槍彈出。我矣。裴麗敷見懾於槍果釋手。而吾父則頽然仆地。面作紫色。呼吸已不靈矣。於是吾與裴麗敷之妻俯就其軀。撫摩其胸膈。且用人工呼吸法。回復其氣。又呼裴麗敷往取冷水。渥吾父面。時裴麗敷氣已少平。如命往。至吾父旣醒。則復恨恨言曰。馬丁。汝雖老。吾不

恕汝也。言已。掉首自去。吾卽與裴麗敷之妻合寢。吾父入室。令安臥。吾父臥室在樓下。臥室之外。卽書室。其實吾父不讀書。書室中但有帳簿。不如命爲會計室。之爲當。樓上亦有二室。一北向。裴麗敷夫婦居之。一南向。卽余臥室。是夜。余臨睡。未闔室門。使納涼氣。而心中則頗咄咄稱怪。謂吾父與裴麗敷相交已非一日。偶爾口角。亦在所不免。如今日之事。裴麗敷兇。燄逼人。幾有欲殺吾父而甘心之勢。不知近一年中。二人交誼。何以決裂至此。思之再三。不得其解。而腦中旣大受刺激。遂轉展不能成寐。夏夜又短。似登榻後不及一二小時。天已明矣。披衣起。裴麗敷夫婦亦相率起。旣起。裴麗敷力促其妻整頓行李。而自往村中僱一馬車。候於門次。入時許。卽相率登車。登車之前。裴麗敷之妻。且泣且向吾父告別。力

言其夫無狀。願老人寬恕。勿蓄恨於心。言之再三。吾父色稍霁。始收淚去。然斐麗敷。則不特未與吾父面。且不與吾交語。亦未進早食。枵腹而出。似昨日之怒。猶未消也。吾家至佛門都約一日之程。渠等以晨八時發抵家。當在上燈時分。而是日上燈時分。實吾父以惡聲加我之最後一次也。是日天氣極熱。夜膳後。余料理食具竟。見吾父移椅北廡下納涼。亦自移一椅坐其旁。默對有頃。吾父忽問曰。彼無賴之葛立司近來亦常見汝否。余曰。同在一校任事。朝夕相見也。曰。亦常向汝求婚否。余曰。偶或如是。吾父曰。吾料前日之夜。渠必與汝話別。余曰。然。曰。話別之後。必又向汝求婚。余亦字。卽足了事邪。吾語汝。汝雖吾女。但有一日敢受葛立司之約。指

則吾父女之情。卽盡。吾當操杖逐汝。上帝能鑒我言也。又曰。汝欲嫁。彼必在吾死之後。吾死後。吾始無權管汝。言後。面白氣促。以手自撫其喉。余就燈光下觀之。喉頭有紫色指印二三。知其發言甚痛。卽聽其自語。不置一答。蓋恐吾父愈怒。則喉頭傷部益痛也。有間。吾父又曰。吾知汝昨日甚願吾死於裴麗。數之手。余急曰。阿父。奈何作此言。非兒取手槍來裴麗。數死阿父矣。曰。今手槍置何處。仍置寫字檯抽屜中。於是吾父無語。吾亦起立至西廡下小坐。自思吾父商人。商人眼中大都祇有金錢。吾父又起家勤儉。見少年之喜騎馬遨遊者。恒覺不堪。入目今之深惡葛立司。正以商人之眼光相人。識其皮相而不知其內容耳。西廡當門。門臨通道。路上行人。歷歷可覩。是日適爲禮拜二。敎堂中例有夜會。余坐廡下。

未幾。卽聞鐘聲鏘然。村人赴夜會者。陸續自門外過。中有二人。一曰屠菲白。一曰吳瑪利。與吾交語。問裴麗敷夫婦已返佛門。都否。余告之。則笑呼晚安而去。二人蓋係老處女。操縫紉業所居。與吾屋毗鄰。余坐廡下甚久。至夜會既畢。全村寂然。一鉤新月。自東方微雲中外見時。始覺涼露襲衣。返室就睡。睡後自思。吾與葛立司締婚之說。吾父旣反對至此。後此已無圓滿之希望。計不如速勸葛立司。與幼稚院女教師締婚。毋令久待。至吾身將來命運如何。惟有聽諸造物之仁慈而已。思至此。不覺泣下。然以倦甚。未幾卽寐。寐時明月照床。恍如白衣天使憐我。運蹇也。次晨余以五時醒。卽起至廚下。以吾父平時。恆以六點鐘進早餐。當先一時預備。吾家不蓄婢僕。吾父性又習勤。吾在家時。饔飧之事。吾父恆自至。

廚下助吾料理。每日晨間吾以五時起。吾父亦以五時起。是日則直至五時半後。早餐料理就緒。猶未見吾父出室。且不聞室中有何聲響。然余殊不以爲異。以吾父喉間受創。晨間天氣又涼。或者貪睡晏起耳。已而余登樓易衣。始發現一不可思議之事。因余夏間家居所御各衣。以一綠羅衫爲最美。且最涼爽。此衣於吾往蝶飛坂時。恆懸於寢室門旁。一衣櫈之內。至暑假歸家。始於每日早晨天氣清涼時。著用一二小時。至下午天熱多汗。則又易他衣。故自製衣至今。雖已兩易寒暑。而光色煥然。絕類新製。余返家後。至昨日下午。始御此衣。夜來就睡。則仍懸櫈中。懸時未曾一審。有無污點。乃是日啟櫈。忽見胸前有紅點。無數右襟之上。亦累累不能逼視。審之血也。余乃大奇。自言曰。豈余昨晚鼻血出乎。胡不自知。

然嗅其味腥惡難當濕而且膩不類鼻血不解何所自來又思倘不亟事洗濯則壞我衣矣頓憶日用雜誌中洗濯血蹟之法僅調麵粉爲糊敷於衣裡燥而濯之則血蹟盡爲麵粉所吸今可一試其驗否因持衣下樓入竈下取麵粉忽聞室外有猫嗚嗚而鳴似求入室余卽置衣於案俯身啟猫洞內之此猫洞位置在室門之旁甚小僅容一猫出入且有皮門掩之皮門之上綴有鉸鏈當新造時猫可自由進出今鉸鏈锈壞皮門開闔不如前之活動每當猫力不能推動此門時卽嗚嗚呼人啟之猫洞之外爲一花架架外卽爲荒野鄰家後門一一可見余旣內猫卽取麵粉調爲厚糊數於衣裡懸之竈室出口處一舊式大衣櫥中此櫥所藏衣物多非貴重僅有吾父舊衣數事吾恐衣上血蹟更污他衣爲慎重計

故懸之舊衣櫥中。料理訖。鐘已六鳴。急調咖啡。取雞蛋餅乾之屬。分盛二盤。置餐桌上。然後入吾父書室。呼曰。阿父。晨餐具矣。吾父不應。更呼曰。阿父。六點鐘矣。胡不應。豈失睡耶。吾父仍不應。正以爲異。忽見書室中地上亦有血蹟。淋漓自吾父臥室中出而臥室之門。則半開未闔。急至門次觀之。則吾父已死。胸間血泊模糊。不能卒視。蓋已於夜間被人暗殺矣。

第二章

余一時駭極。昏暈於地。越半點鐘始醒。醒後。腦中猶茫然如有重霧障之。幾於不辨明暗。神稍定。始自念曰。既有盜賊殺吾父。當速往閉門。毋令再來殺我。旣又曰。吾何愚。苟欲殺我。已於夜間殺吾父。後殺之矣。彼時不殺。決不再來。今吾父旣死。但當一視各處門

戶。孰啟孰閉。以定彼兇手之來蹤去跡耳。乃掙扎而起。出室至西廡外。視大門。則門上有栓。栓上加鎖。與吾昨晚閉門時無異。筦鑰猶在吾衣袋中。更視北廡下側門。亦有鐵栓。栓上亦有鎖。其堅固與大門相若。人不能飛渡也。更至廚下。視貓洞旁之小門。雖無鎖。然有一鉤。絕粗大。搭門鉗上。與平時無異。非特未動。卽動。人力亦不能自外壞此鐵鉤也。然舍此以外。已別無門戶。可與外通。於是吾乃大奇。言曰。豈兇手之來。在昨夜閉門之前。匿伏園中。至吾與吾父安睡後。乃潛出行兇。而今茲猶匿在室中耶。果在室中。吾必無倖不如速。出求助於鄰人。思至此。立卽奔啟大門。以右方居民較多。飛奔向右。行十數武。過縫衣店前。時屠菲白已起立窗前。見吾疾馳過。高呼問曰。艷蘿姑娘何事惶急至此。言未畢。吳瑪利亦

出。以一手倚菲白肩。問曰。姑娘爾何……下文期期不能出口。而面色之白。則與其白髮相若。余因知余之面色必已灰白如死。否則彼必不致如是受驚也。余出門時。初未計及求助於此二人。以二人均係女子。且已老。卽助我爲力亦無多。今見其相。問僅遠答之。曰。嗟乎不幸。吾父被人暗殺矣。瑪利一聞余言。忽歎然一聲。暈仆於地。瑪利爲天性忠厚之人。一生所經憂患似亦不少。平時每聞村中死亡離異之事。輒流淚作長嘆。以是村人恒稱之曰慈母。謂猫犬死。但令吳瑪利來哭。可出眼淚五百加倫也。今聞吾父慘死之耗。忽爾暈仆。似亦無足置異。至菲白則亦顏色灰白。驚駭萬端。繼見瑪利暈仆。卽俯身扶之。且問余曰。君父死狀如何。胡云暗殺。有仇家否。余曰。吾父固無仇家。曰。近日亦與他人爭鬪否。曰。前

日。曾。與。裴。麗。敷。爭。論。然。裴。麗。敷。已。於。昨。早。行。矣。言。後。菲。白。不。復。問。
余。卽。疾。趨。居。民。衆。多。之。處。求。助。不。十。分。鐘。聞。者。已。可。百。人。紛。紛。隨。
余。歸。一。闌。入。室。其。紛。擾。之。狀。今。茲。可。不。盡。記。讀。者。諒。能。想。像。得。之。
以。窮。鄉。僻。壤。忽。出。奇。案。其。人。民。驚。駭。之。狀。較。諸。通。都。大。邑。實。尤。甚。
焉。既。抵。吾。家。人。人。咸。屏。息。立。榻。旁。視。吾。父。慘。死。果。作。何。狀。其。撥。動。
吾。父。之。屍。者。僅。有。二。人。一。爲。醫。士。詳。察。吾。父。致。死。情。形。預。備。填。寫。
屍。格。一。爲。村。長。研。究。室。中。情。狀。以。備。報。告。警。察。爲。日。後。偵。查。兇。手。
之。張。本。二。人。驗。視。有。時。照。例。先。由。醫。士。報。告。謂。死。者。馬。丁。年。若。干。
確。係。因。傷。致。命。云。云。次。由。村。長。報。告。言。死。者。身。旁。檢。得。手。槍。一。枝。
(此。手。槍。卽。係。余。前。日。用。以。威。嚇。裴。麗。敷。者)然。槍。中。子。彈。並。存。
揣。度。情。形。當。係。死。者。防。身。之。物。決。非。兇。器。(決。非。兇。器。固。也。至。謂。

死者防身之物。則不可信。因此槍自購買至今。無一日不置於寢
字檯抽屜中。吾父決不致昨日之夜。忽爾攜槍登榻。以爲自衛之
具。且既有自衛之具。兇手來時。胡不放槍自衛。此係最不可解之
事。」又言。死者腦畔有一傷痕。似爲槍柄所擊。故槍上亦有血蹟。
然致命之傷。則在胸部。因胸前有一極大創口。似爲鐵器所刺。又
察創口邊緣。不甚光整。所用兇器必爲粗鈍之物。並非通常刀類。
現在詳察室中。並無兇器。留存死者。必係被人謀殺。決非自殺。無
疑。報告畢。村長率衆檢尋房屋各部。有無兇手匿伏。倘兇手已去。
則其來蹤去跡。亦當研究。然檢尋之時。人人咸交首作耳語。聲音
嘈雜。不可悉辨。細聆之。則致疑於裴麗。數者幾十人。而八九謂裴
麗。敷既於前日之夜。與吾父爭鬪。吾父生平又無仇怨。則殺吾父。

者。裴麗敷。外甯有第二人。然裴麗敷與吾父爭鬪之事。僅余與裴麗敷之妻二人知之。裴麗敷之妻於昨晨隨裴麗敷歸。余則昨日終日未出。未嘗宣其事於村人。今村人似已盡知其事。寧不可怪。其謂菲白宣其事耶。則余以此事告菲白。僅在十數分鐘之前。告彼後。菲白正俯身護持瑪利。余已奔告村人。求助村人。聞訊即隨。後來未及與菲白面。則菲白雖具百口。百舌似亦不能於此最短。余來中布所聞於大眾。而大眾竟似無不知之。直令人百索不解。其理已而檢尋房屋。竟絕無所得。村長即循例發一電報告市長。未半日。市長派委員二人至勘檢如例。畢集村長村人於一室。問所疑。村長村人咸謂可疑者。但有一裴麗敷。裴麗敷雖自言於昨晨返佛門。都然旣蓄意謀害。安見其不於半途下車。返至原處。

至夜深人靜時潛入室中行事委員以其言近理又以吾父房門之上有一血手印而吾父喉頭亦有斐麗敷所指深紫色之指印二三兩者相較指形大小相若而斐麗敷謀殺吾父之情乃益顯村人又言斐麗敷於數日前曾向鄰人借一旋螺錐大可尺許乃修理農具所用者今斐已歸猶未以此物見還而死者傷口邊緣既不光整經村長斷定兇器爲粗鈍之物則此旋螺之錐殆卽兇器矣於是委員信其言又臆斷其狀謂斐麗敷必於半途折回其潛入室中之時當在昨日黃昏吾與吾父同在北廡乘涼之時蓋彼時園門未闔吾與吾父旣同在北廡西廡大門中有人潛入亦不易覺察也至行兇之後斐麗敷如何脫逃則有二說其一各處門戶雖或栓或鎖未變原狀而四周牆壁高僅及肩斐麗敷年僅

四十許體格猶健越此短垣爲之甚易而村中人民稀少當夜靜時越垣而出決不虞爲他人所見其二藉曰裴麗敷不能越墻又不欲啟門而逃以啟人疑則房屋雖小尚不乏一人潛匿之地裴麗敷於行兇後儘可潛匿室中至今晨余出外求助時瞰吾右向乃左向而逃亦不虞他人追蹤而得於是兩委員合議請市長署發公文至佛門都拘裴麗敷又細問余當余發現余父凶狀時情形何若余一一告之唯於綠羅衫上所染血蹟則未言及顧當時之不言實出遺忘絕非有意蓋吾中心坦然卽言亦決不懼他人以弑父之罪罪我及後見官府中人大都昏瞶不解事每見一可疑之人卽發一逮捕狀初不一問事理之如何與其人之應否見逮於是余亦謹守秘密不願以無辜之身自陷於刑戮嗚呼幸而

如。此。已。消。受。四。星。期。之。囹。圄。光。陰。矣。倘。當。時。吾。父。之。靈。不。於。冥。冥。中。相。我。則。衣。上。既。有。血。蹟。爲。證。吾。今。日。必。尙。在。獄。中。決。不。能。捉。筆。寫。此。記。事。而。吾。父。慘。死。之。冤。亦。終。無。昭。雪。之。日。矣。當。時。委。員。問。余。既。竟。知。余。無。可。致。疑。卽。與。村。長。相。率。去。對。於。余。之。行。動。亦。一。聽。自。由。不。加。干。涉。而。村。中。有。老。嫗。二。人。一。名。花。姆。司。一。名。亞。丹。則。頗。憫。余。謂。姑。娘。慘。遭。意。外。家。居。孤。寂。我。等。願。移。榻。相。伴。且。助。姑。娘。料。理。殮。殯。之。事。余。聞。言。大。喜。亟。稱。謝。言。余。家。不。幸。陡。遭。奇。凶。余。又。幼。稚。不。解。世。故。幸。長。者。仁。慈。能。鑒。我。衷。曲。而。賜。以。臂。助。余。實。無。以。爲。謝。唯。有。默。禱。上。帝。祝。長。者。永。永。康。健。而。已。入。夜。兩。嫗。在。吾。父。書。室。中。料。理。殮。事。余。在。灶。下。具。晚。餐。餐。事。既。就。緒。忽。思。吾。綠。羅。衫。尙。懸。櫈。中。不。知。衫。上。血。蹟。現。在。已。爲。麵。粉。吸。盡。否。因。啟。櫈。取。羅。衫。就。燈。光。

下觀之。則血跡果已盡去。且着粉之處已燥。粉苟盡去。則衣必潔淨如故。乃攜衣服後門出。至花棚下拍去其粉。而以一巨盤盛之。拍竟。傾粉於爐中。令與薪炭同爲灰燼。衣則仍懸樓上舊處。與他衣同懸一起。心中以爲血跡既去。微論兇手之着血於吾衣。是否意存陷害。彼法律上之證據。固已完全消滅。不能於捕風捉影之中。入我於罪矣。次日爲禮拜四。下午三點鐘。余以余父舉殯在卽。而余之喪服尙未備。當就縫衣店定製一襲。以供應用。繼思喪服尙黑。吾本有黑衣一襲。雖半舊。尙可着用。倘略事修改。使成喪服之式。再配以黑紗。則省費多矣。因檢出黑衣。攜至成衣店中。思與菲白商量其事。至則菲白適外出。但有瑪利在店。瑪利見余似潛然欲涕。而細察其面。藍睛之上。有血絲累之。似已啜泣多時矣。余

曰。菲白今在店否。曰渠往衛德儀夫人家料量衣服去未久也。余欲製一喪服爲省費計擬就此黑衣略事修改不更製新衣矣。瑪利曰汝可坐。菲白不久當歸。余如言就坐置黑衣於案靜俟菲白以菲白瑪利二人雖同屬衣匠而各有所長。瑪利長於縫紉。菲白則長於裁剪與配合花樣故二人合資設肆亦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今瑪利命余坐俟卽以此故余亦知修改衣服非菲白爲之策劃短長終不能合式稱身也。坐次瑪利流淚不止時出囊中白巾拭其目余則欲哭無涕反類石人忽瑪利破聲言曰嗟乎我知之矣我知之矣余以其出語突兀急問曰瑪利爾言何指爾所知又何事。瑪利曰吾知殺君父者必爲裴麗敷余曰何以見之曰禮拜二晚。菲白自外歸謂君父與裴麗敷鬪吾卽知君父必不免。

因君父性烈者而益甚。而據菲白言。裴麗敷平時頗以好勇鬪狠。不理於口。今茲二人既不幸而出於鬪。或不免有慘劇隨於其後。吾當時聞此言。心卽惴惴爲君父懼。不意未出一日。而君父竟死。則死之者非裴麗敷而誰。余曰。然則吾父與裴麗敷爭鬪之事。菲白於禮拜二晚卽知之矣。曰。然。余曰。渠從何處得此消息。瑪利曰。渠於禮拜二晚送衣服至何素葩夫人家。取捷徑過君門。適當君父與裴麗敷爭鬪之時。渠從籬落中目覩其事歸。乃舉以告我耳。余曰。汝嘗以此事告人否。瑪利曰。未。吾生平不喜多言。事不涉己尤不肯率爾出口。蓋往往有絕無關係之事。一經談論。便於無意中發生許多枝節也。余曰。菲白亦以此事語他人否。瑪利曰。此則吾不知。有間續曰。吾憶之矣。前日有蘇琴夫人至店中試驗衣服。

稱身與否。菲白曾以此事告之。艷蘿姑娘當知吾與菲白共事雖久。性質頗不相似。渠每見客來。卽曉曉然與人談論村中奇聞異事。引以爲樂。今村中之人。幾視彼爲活動新聞紙矣。言已。又垂首作長嘆。淚珠續續而下。余則恍然大悟。知昨日檢尋房屋之際。村人異口同聲咸指裴麗敷爲兇犯者。必菲白一人預以裴麗敷與吾父爭鬪之事。宣之於人也。然昨晨案出之後。菲白尙問余。以余父近日是否與他人爭論。豈旣目覩之於前。而猶以爲未信耶。抑瑪利之言妄耶。吾於此乃不能無疑。然亦不便窮詰。瑪利但可誌。之於心而已。已而菲白歸。余卽出黑衣令修改。菲白展衣於案。審視移時。言曰。此衣改作喪服。殊不合式。因此衣式樣已古。卽竭力。修改。亦不雅觀。且係棉織物。宜於春秋。當此盛夏。服之。不令人笑。

死耶。余曰。着用喪服爲時無幾。吾爲節費計。故以舊衣改製。菲白曰。三年前。吾曾爲姑娘製一綠羅衫。倘以是衣染作黑色。加以黑紗之緣。則必成一最美麗之喪服。余一時遲疑未答。因菲白爲人製衣。甚有名譽。無論添製新衣。或修改舊衣。凡所建議。均能使顧主滿意而去。執業既久。村中婦女。每有衣服及裝飾上之間題。遲疑莫決者。恆就商於菲白。以得菲白一言爲快。今菲白欲余以綠羅衫改作喪服。爲美觀計。吾固甚願然。衣上嘗染血蹟。今雖滌去而洗濯之痕蹟。猶在萬一。爲菲白識破。以其活動新聞紙之資格。宣布其事。豈非以美觀之故。自陷於法網耶。因曰。吾恐染色費時。於吾父舉殯前。不能修改竣事耳。菲白曰。否。染色僅須一日修改。則一點鐘可矣。吾當於明早至君家取此衣。至禮拜六之晨。卽成。

一喪服矣。於是余乃無言。僅曰。謝汝盛意時。瑪利坐於一旁。嚶嚶而泣。菲白怒謂之曰。瑪利汝髮已白矣。奈何尙如彌月小兒。終日啜泣不止。豈神經病又發邪。瑪利曰。吾何嘗發神經病。特痛馬丁先生慘遭暗殺耳。菲白曰。汝可上樓。毋在艷蘿姑娘之前取厭。瑪利聞語。果垂涕登樓。菲白返身語余曰。瑪利之神經病。殆與年齡共長。再越十年。吾恐其眼淚無乾時矣。又曰。姑娘弗以余之促彼上樓爲以無禮。向之也當知此人狀同稚子。吾管理。迴護之。爲事乃類慈母。譬如今茲之哭。倘不阻止之。非哭至喪明。不止試思天下。乃有此等老稚子。直令人氣極而笑也。言次。展吻微笑。似待余置答。余亦姑應之曰。然。然心中亦頗以菲白之言爲近理。因瑪利爲全村婦女中最懦弱無能之一人。自幼卽與菲白同居。受其保

護已數十年。村人每謂菲白可捨瑪利獨立。瑪利則不能離菲白而自存。今菲白言瑪利有神經病似不誣也。余與菲白閑談可十分鐘。即攜黑衣歸。黃昏時葛立司騎馬自蝶飛坂來。聞吾父慘死之耗。大駭。且問兇徒已得否。余舉三日中事俱告之。葛立司太息不止。言曰死者不能復生。吾愛當節哀。且眞兇未得探緝之事。尤不容緩。鐘十鳴。葛立司別去。余送之出。至門次方擬上馬。忽亞丹自內出。從懷間出一黃色緞結。示葛立司曰。葛立司先生此係君物。否。葛立司取緞結於手。就燈光下略視。卽曰然。此係吾馬鞭上飾物。不知何時遺去。承君代拾。感謝之。至言已納結於囊上馬自去。亞丹謂余曰。姑娘當知葛立司先生之緞結。並非今日所遺。吾於禮拜三之晨。得之於門外地。上因平時見葛立司先生騎馬過。

此時鞭上。恆綴一黃色緞結。今日來鞭上。忽無此物。故取出示之。不意果卽葛立司先生之物也。

第三章

余聞亞丹言。默默弗語。內念拾得緞結之日。既在禮拜三之晨。則遺失此結之時。當卽在吾父遇害之夜。今葛立司見我時。自言。自吾暑假歸家。終日栗碌。絕少暇晷。至今日始能來此。於前日過此。之事絕未提及。爲狀頗似自守秘密。豈其心有所懼耶。抑戕害吾父之事。竟出葛立司之手。而葛立司之所以下此毒手。卽因吾父不死渠卽不能娶我耶。果爾。吾安能忘此。不共戴天之仇。失身事之。然按諸葛立司平日之性情。行爲萬萬。不至出此。至此黃色緞結。究從何來。亦祇可付諸後日。研究矣。越一日。吾父殯。一如常儀。

殯後一日得官中消息。裴麗敷已於佛門都就逮。由佛門都法官預審。裴麗敷自言。吾歸佛門都行裝甫卸。卽有三五鄰人邀吾晚餐。餐後作葉子戲。至十一時始罷。次日晨七時卽起。七時半入市購取蔬菜餅乾牛酪各物。途中遇鄰人十餘。都願爲吾證人。卽雜貨肆中所署發票。亦有月日可稽。不能僞造。今以吾與馬丁爭鬪之故。卽謂馬丁死。實出我手。我亦無辭可以自辯。但須一問法官。自晚十一時至次早七時半爲時不過八點半鐘。以此八點半鐘。之時光而欲盡二日之程。且欲劃出時間。以爲從容謀殺他人之。地亦爲人力所能及否。言次。出雜貨肆所署發票。請堂上驗閱。別有老農。五六人到堂作證。或自任爲與裴麗敷作葉子戲之人。或自任爲次日早晨與裴麗敷遇於路上之人。法官一一詰問。知所

言。非。虛。又。問。裴。麗。敷。向。鄰。人。所。借。螺。錐。今。在。何。處。何。以。借。後。不。歸。
裴。麗。敷。曰。錐。在。馬。丁。家。中。借。而。不。歸。係。倉。卒。歸。家。一。時。疏。忽。所。致。
堂。上。可。函。問。艷。蘿。姑。娘。令。檢。吾。臥。室。榻。下。有。無。此。錐。法。官。如。言。命。
人。齎。公。文。去。檢。裴。麗。敷。臥。室。則。錐。果。在。臥。榻。之。下。一。如。其。言。遂。判。
裴。麗。敷。完。全。無。罪。卽。日。開。釋。裴。麗。敷。既。釋。案。情。益。晦。蓋。前。此。尙。有。
一。可。疑。之。人。今。則。并。嫌。疑。之。犯。而。無。之。偵。緝。之。事。益。難。着。手。矣。後。
亞。丹。以。拾。得。黃。綬。結。之。事。報。官。而。葛。立。司。又。被。逮。於。是。村。中。盲。論。
又。起。謂。裴。麗。敷。旣。非。兇。手。則。兇。手。舍。葛。立。司。外。已。無。第。二。人。問。葛。
立。司。何。故。欲。殺。吾。父。則。渠。等。亦。能。以。己。意。附。會。之。使。葛。立。司。無。從。
辯。白。其。言。曰。葛。立。司。欲。殺。馬。丁。理。由。有。三。馬。丁。不。死。艷。蘿。終。不。能。
爲。葛。立。司。所。有。葛。立。司。愛。艷。蘿。之。心。切。而。馬。丁。則。阻。之。梗。之。維。恐。

教。不。力。葛。立。司。怒。而。殺。之。理。由。一。也。葛。立。司。甚。無。行。而。小。有。才。混。跡。
育。界。中。能。得。虛。譽。惟。馬。丁。能。洞。知。其。僞。平。時。與。人。談。及。葛。立。司。
恆。斥。之。爲。無。賴。葛。立。司。恨。其。破。壞。名。譽。而。殺。之。理。由。二。也。葛。立。司。
甚。貧。不。聊。其。生。人。之。識。葛。立。司。者。莫。不。知。其。欲。娶。富。妻。以。自。富。今。
茲。之。愛。靚。蘿。非。愛。其。人。也。愛。其。富。也。然。靚。蘿。亦。非。富。有。每。日。所。入。
但。有。數。十。元。之。薪。金。葛。立。司。目。的。所。在。蓋。不。在。其。薪。金。而。在。其。父。
馬。丁。之。遺。產。然。馬。丁。既。不。善。葛。立。司。則。葛。立。司。之。不。能。娶。靚。蘿。
無。論。矣。卽。能。娶。之。彼。老。人。署。遺。囑。時。亦。豈。肯。以。遺。產。歸。其。女。不。歸。
於。未。女。葛。立。司。之。大。願。終。不。能。償。故。不。得。不。用。迅。速。之。手。段。殺。馬。丁。固。
處。分。靚。蘿。既。愛。葛。立。司。之。前。遺。囑。既。未。署。按。諸。往。例。凡。馬。丁。遺。產。當。悉。由。靚。蘿。既。
葛。立。司。一。旦。結。婚。葛。立。司。富。矣。此。其。理。由。三。也。靚。蘿。丁。歸。固。

具此三種理由。又有黃緞結爲其證據。法官遂署逮捕狀。而葛立司遂爲階下囚矣。然余於一二兩理由。尙處於疑似之間。於第三理由。則絕對不信。蓋使葛立司果愛財。則彼幼稚院中之女教師。固明明富翁之女。葛立司既與同寓。可一年胡爲不生情愛。且吾父多財。亦不過出諸村人傳說。初非實有其事。因吾父每年經紀之餘。所贏不過數百元。以達千元。卽盡積此數。數十年不用一文。爲數亦屬無幾。不能當一富字。而村人之所以盛稱吾父富者。實以吾父鄉居。視錢過重。不肯賙卹貧乏。言其富實譏其守錢也。已而開審。葛立司延蝶飛坂校中校長。及學生之父兄數人。爲証謂吾父見害之夜。校中方舉行懇親會。葛立司實爲演講幻燈影片之人。會畢爲十一點鐘。葛立司立卽歸寓。與學生之父兄數人同。

行寓主及同寓諸人亦能確證葛立司歸寓後至次晨九時以後方出至於鞭上所遺黃色緞結則有馬行主人作證因葛立司所車者不計外備騎者僅有二馬顏色大小相若鞍勒亦同出一廠鞭二枝亦各綴一黃色緞結爲飾當馬丁被害之夜二馬同爲兩法國少年旅客所僱至歸來時適十二點鐘除按照鐘點計馬值外以途中遺失緞結一事償銀二角五分吾有帳簿可稽不能謂乘吾馬者僅有葛立司一人更不能以小小一結遂視爲葛立司殺人之證也審至此法官見葛立司實係受誣遂下開釋之令而村人無謂之議論忽又一轉其勢而集的於我謂葛立司雖未手刃馬丁而由以上之三種理由觀之又安見其不懲惡絕蘿使代

其事卽不然。艷蘿急於求偶。患有老父爲之障礙。一時性靈汨滅。神思昏亂。之餘亦難保不爲此逆倫之事。且體察情形。當馬丁慘死之夜。家中除艷蘿外。別無他人。次晨外出。報告亦係艷蘿一面之辭。其誠其僞。外人莫知。且果令殺馬丁者非艷蘿而爲外人。則照普通情理。言人當行兇之後。無有不神色惶遽。立卽啟門。圖遁。決無別翻花樣。不由門戶中出。而轉取踰牆之下策者。如是推測。則殺馬丁者必係室內之人。而室內之人僅一艷蘿。則艷蘿之罪。尙可逃遁耶。於是余又被逮。押至法庭。聽審。審時。法官問余。能出証人自護否。余曰。余與老父家居。老父旣死。能爲吾証人以明吾無罪者。但有上帝言後。擬歷訴自蝶飛坂歸家。至吾父見害後事實。如上文所述。以爲自辯之資。而法官必不許。但令吾有問則答。

不問則不答。不許於問答外更雜一言。余無奈。惟有作一應聲虫。
聽法官發問後。以唯否二字報之而已。審問數四。余既不能自明。
無罪。法官亦無法証。余必爲真兇。僅以暫時羈押四字爲遲緩之地。
而時光容易。不知不覺。余在牢獄度日者已四星期矣。後聞人
言。正式審判之期將屆。法官已命人窮搜吾家。倘得犯罪証據。吾
必縲首。否則審判完畢時。卽吾回復自由之時。於是吾乃喜懼交
并。不知何以自處。其自慰耶。則綠羅衫上血蹟。旣已滌去。又承菲
白代染。黑色製爲喪服。似可自慰矣。然萬一兇徒狡猾。旣思以血
蹟陷我。或更有陷我之物。置於不易覺察之處。一旦爲法庭所得。
卽足爲吾弑父之鐵據。吾卽不免於縲首。而葛立司亦不免受其連累。
實未可以自慰。其自弔耶。則吾於受捕之前。曾細檢各處。以

爲。探。緝。案。情。之。用。雖。全。案。線。索。不。得。一。二。而。除。綠。羅。衫。外。已。別。無。
他。物。足。以。陷。我。似。亦。無。庸。自。弔。已。而。正。式。審。判。之。期。至。派。往。余。家。
檢。查。之。人。到。堂。報。告。言。遍。檢。各。處。絕。無。証。據。既。無。兇。器。亦。無。血。蹟。
似。靚。蘿。並。非。罪。犯。請。察。法。官。聞。語。立。判。開。釋。開。釋。後。余。正。擬。下。堂。
而。法。官。忽。復。呼。余。而。問。曰。靚。蘿。吾。於。汝。尙。有。所。疑。汝。父。見。害。時。何。
以。各。處。門。戶。盡。閉。余。見。其。所。問。無。理。答。曰。晚。來。就。睡。門。戶。自。當。嚴。
閉。法。官。又。問。曰。村。人。謂。汝。有。希。冀。汝。父。速。死。之。心。確。否。余。曰。余。苟。
有。此。心。實。無。須。自。弑。但。須。袖。手。旁。觀。聽。裴。麗。敷。力。扼。吾。父。之。喉。則。
吾。父。不。難。死。於。裴。麗。敷。之。手。且。卽。謂。吾。有。此。心。而。未。有。其。事。按。諸。
法。律。亦。能。治。我。罪。耶。於。是。問。官。無。語。揮。手。曰。去。吾。遂。點。首。出。法。庭。
僱。車。回。家。其。日。卽。昨。日。也。余。旣。抵。家。村。人。見。余。又。以。無。罪。開。釋。乃。

更爲懸擬之詞。謂馬丁之見害與其視爲仇殺。無寧視爲遇盜。因馬丁多財。盜之垂涎者已非一日。後見裴麗敷夫婦他去而易一弱女歸。以爲時機至矣。遂乘夜潛入其室。殺馬丁而索其財。不得欲并殺。靚蘿而心忽軟化。遂伏室中。至次晨。靚蘿啟門後始出。爲此言者似亦頗有見地。而按諸實際。又不盡然。蓋吾父死後。室中一切如故。並無搜索之狀。唯近牀衣櫃。有一抽屜。似曾展動。此外吾父胸間所懸金錶。及衣袋中一荷包。中儲契約數事。及鈔票十數紙。均未攜去。試思盜既入室。卽不得財。亦豈有渺視此金錶。與荷包。而一切捨之之理。是盜殺吾父之說。又不可信也。是晚葛立司聞吾開釋。自蝶飛坂騎馬來。與吾互道契闊。二人談論可一點鐘。葛立司曰。君父旣死。後此余卽日日來。當亦無害。余曰。否。今日。

君既來余亦不能拒君以後則請勿來此苟吾父之冤一世不白者卽一世不與君相見矣葛立司問何故余曰我之被冤君知君之被冤我知之今法律上雖不以吾二人爲兇犯然眞兇未得村人之疑我二人者勢必如故若吾二人過從較密則村人之疑亦必因是益甚我等情愛爲輕名譽爲重嗟乎葛立司汝若別娶者則情盡於今日矣葛立司曰艷蘿汝奈何作此言吾實未有別娶之之心汝苟永永不嫁者吾亦永永不娶余曰君未遇其人耳遇其人始可娶之余亦笑曰必美於艷蘿少於艷蘿而又富於艷蘿而葛立司曰吾心目中無其人汝能爲吾介紹否余曰能彼幼稚院者如苟中葛立司曰吾心目中無其人汝能爲吾介紹否余曰能彼幼稚院者如苟豈

疑吾與彼有情耶。吾可設誓以自明。余曰：非吾疑汝，此人實吾心中所欲介紹之人。因吾已自決吾父之冤。一日不雪，吾卽一日不嫁。君今年已三十，遲至明年已不可不娶。倘不能待我與其娶他，人無寧娶。彼幼稚院教師此吾由衷之言。初無毫釐妬意。君勿誤會我言也。葛立司曰：汝不嫁，家居將何作？豈欲以老處女終耶？余曰：余欲盡力探索此案，期於水落石出而後止。葛立司曰：旣如是，吾正當日日來此助汝探案，奈何拒我？余曰：汝來徒僨事，且吾不需汝。汝可毋庸來。葛立司曰：雖然，吾終必有以助汝。吾意爲汝延一僨探來可乎？余曰：此則甚善，但不知索酬幾許？葛立司曰：吾有一表弟，精偵探之學，而不以是爲業。前此戚友有事邀彼來，輒得奇效。事就亦不索酬。卽偵探時所需旅行諸費，倘爲數甚微，亦置

之不論。唯身體素弱。心力過勞。輒病。故非故舊延聘。雖積萬金於案。亦不允。吾今日歸。明日卽往視彼。倘彼不在病中。吾決其必不我却也。余曰。善。時已晏。君可歸矣。葛立司卽起立。與吾握手別去。吾以勞甚。立卽整頓寢具就睡。睡後自思。今日爲禮拜二去吾父。見害之日。適已五星期。幸房屋各部。未經汎掃。而吾於入獄時。又嚴囑花姆司及亞丹。無論如何。不可移動室中一塵一芥。於吾父之臥室及書室。尤當注意。故閱時雖已月餘。彼兇徒行兇時情狀。及兇徒究爲何等人。必尙有蛛絲馬跡可尋。吾但靜心求之。不如官中人及村人之目無全牛。含糊了事。卽不必有偵探來。容亦略有成效可言也。

第四章

以上各節。乃艷蘿於出獄之後。自述其父見害前後之情狀者。以下乃艷蘿之日記。緊接前文。從禮拜三日起。

禮拜三爲余着手偵探之第一日。余思行兇之地。既在吾父臥室。而臥室出入僅有一門。門外爲書室。則兇手必由書室達臥室。今既認定臥室爲偵探之根據地。即不得不於探此根據地之前。一探書室情狀。乃規定日程。以今日爲探索書室之日。臥室之探索。則俟諸明日。因吾爲初習探事之人。不求其速。但求詳盡。多費數日時光。譬諸多在獄中羈留數日爲勝也。計既定。即由大而小。一一檢索之。凡几案什物。以至案頭之筆墨。字簏中之廢紙。莫不凝神細檢。有無可異之處。卽書架上之聖經帳簿。以至雜書小說。亦移至近窗明亮之處。逐頁翻閱。凡費時五點鐘。絕無所得。而午飯

之時至矣。下午檢察地板。取一碼尺。一粉筆。劃地板爲無數平方。其面積爲一碼。劃已。匍匐地上。以一平方爲一區域。規定以十分鐘檢察之。及各平方均已檢察畢。而所得之物。但有灰塵及衣服。上脫下。至細之絨。泉。（西人衣服。以絨呢製者居多。穿着既久。往往有絨。泉。消蝕落下。然體積極微。僅於灰塵中略辨其爲毛狀而已。）又有藍色絲綫。一縷長約三寸。係縫紉。所用針二枚。白色。係通常習見者。此外別無他物。余恐眼力或有未週。復取一刷。一箕。盡刷地上灰塵。絨。泉。於箕中。至窗外日光之下。細察之。又發見一。五寸長之棕色毛綫。似從舊衣上落下者。余思此針綫二物。乃居家最普通之物。若在平時見之。初無足異。今余旣盡一日之長。檢此書室。而所得又僅此二物。則微論其於案情有無關係。均不得。

不。視。爲。一。種。成。績。而。研。究。之。乃。作。一。書。詳。言。針。綫。形。狀。往。問。裴。麗。
數。之。妻。謂。此。種。針。綫。是。否。君。平。時。所。用。其。棕。色。毛。綫。既。係。舊。衣。上。
落。下。更。不。知。君。處。有。此。種。舊。衣。否。書。竟。自。至。郵。局。寄。之。禮。拜。四。爲。
檢。查。臥。室。之。日。臥。室。爲。全。案。關。鍵。所。在。不。得。不。特。別。注。意。故。規。定。
今。日。先。爲。地。板。及。窗。戶。之。檢。察。室。中。他。種。什。物。則。於。明。日。檢。察。之。
當。吾。發。現。吾。父。遇。害。時。曾。見。書。室。地。板。之。上。血。蹟。淋。漓。似。從。臥。室。
而。出。至。昨。日。檢。查。地。板。時。血。蹟。猶。在。但。閱。時。過。久。復。經。人。踐。踏。已。
不。辨。其。形。狀。今。日。則。於。臥。室。地。毯。之。上。又。得。血。蹟。二。血。凝。於。毯。頗。
可。諦。辨。祇。以。地。毯。本。係。深。紅。色。着。血。其。上。非。仔。細。辨。認。不。能。知。
狀。余。既。得。此。血。蹟。立。至。樓。上。皮。篋。中。取。檢。驗。植。物。所。用。之。廓。鏡。
就。其。上。細。察。乃。知。兩。處。血。蹟。均。爲。足。即。且。均。爲。右。足。之。印。惜。未。
着。一。其。

革履不能就履式之大小闊狹推定其人足印極闊以吾父所着
革履擬之尙闊寸許擬以吾履則僅及其半吾思赤足決無如是
闊大其足印必在行兇之後中心惶懼兩足振掉所致又思其人
不着革履而入必以革履有聲恐醒吾父故脫履潛入乘吾父之
睡而殺之至其人行兇之前既不敢着履行兇之後又惶懼失次
則其人雖藏禍心而怯弱無能亦於此可見此外門上尙有二血
跡其一似係血衣擦門時所留其一似係先以血手推門復受衣
服磨擦遂成一似手非手之形此皆無可研究但能視爲一種證
據而已禮拜五爲檢查臥室各種什物之日然什物甚多難於一
日畢事僅能自外而內依次檢之其未檢者仍留諸明日吾父臥
室爲長方形前後深而左右窄進室門左旁有一樹構造已古乃

十九世紀時豪富之家。用以收藏杯盤之屬。及一切名貴磁器者。吾父於拍賣場中得之。以其價廉而雕刻精美。珍視之。置諸室中。用以收藏雜物。家中所有較貴之磁器。及宴客時所用鍍銀叉匕。均藏其中。吾入室先檢此櫥。櫥無門。橫分五格。細檢久之。各格所儲器皿。多與吾自學校中歸家時無異。唯第二格所置刀叉。共四十八事。刀、叉、小匙、大匙。各十二。向來排列成行。整然有序者。此時稍形凌亂。櫥格上亦有一血跡。約手掌大。諦視之。其狀絕類人受驚。欲仆。急用手扶之。以防傾倒。然者故手。上血跡不期印於櫥格之上。而刀叉亦因之移動。於是吾益知兇手爲一怯弱無能之人。受不當更於壯夫。暴漢中求之矣。又於櫥之最下一格。得一紐扣。此格甚低。幾及於地。紐扣在此。必於無意中。自衣上落。下決非有意。此

置之細察其紐亦頗有足供研究之點其一紐係明角所製黑色
樸而不華必係男子衣服上者其二紐本黑色今已漸變黃色可
知時日已久而其衣服亦必已甚舊其三凡男子之衣衣色多與
紐色相同卽不盡同相差亦無幾決無白色或黃色之衣綴以黑
線一縷必爲原線綻裂後補以白線者其五白線甚新且極堅
無端必不能脫落今推求其脫落之故知服此衣者必爲一鰥夫
不諳縫紉之法紐脫自以針線綴之故易脫落若服者非鰥夫
其婦必極憊不嫋針黹不然則脫落時必爲巨力所牽掣夫則
遺然至當時何以有巨力牽掣則尙待推尋至是紐必斷爲兇
故則因吾歸家之日裴麗敷之妻正值掃除房舍渠爲性嗜所而

清潔長於理家之人。苟是紐爲吾父或裴麗敷在汎掃前所遺者。渠於汎掃時必檢而去之。若謂落於汎掃之後。則裴麗敷自與吾父門後卽未入父室。吾父在盛夏之時亦決無服此黑色舊衣之理故也。於是余乃取一舊雪茄匣置紐及昨日所得之針線於中。標其上曰線索之匣。蓋以爲此零碎之物雖未必果能由此探得眞兇要不能不視爲偵探之線索。後此檢察一切倘有所得亦當置之是中。或於報仇雪恥之事有所補助。是日下午三點鐘後。菲白來視。余笑言姑娘歸已三月。我以窮忙故。今日始能來此。姑娘幸勿罪。又問余獄中情況及訊時口供。余俱告之。則嘆息頻以巾角拭其目似欲墜淚。言曰不知誰肇此禍。致令姑娘大受冤苦。又曰近來姑娘家居何作。余曰頗擬竭力探索此中隱秘。爲吾父復

仇然女子識淺。恐未能有成。菲白曰。復仇之事。誠不可緩。官中雖昧。姑娘則不可不盡力。不知已得線索否。余曰。否。除地板及門上血跡外。絕無所得。且此種血跡。村人及官中人早已見之。更越一日。勢且湮滅。何能視爲線索。更何能視爲證據。今茲心頗亟亟也。其時吾頗擬以所得針線紐扣各物告之。因其人極能憐吾寂寞。加以慰藉。葛立司外愛我者實推此人。然其人不善。守口今日。告之明日。即可喧傳遐邇。吾雅不願以吾三日來所耗心血。宣諸活動新聞紙上。使兇徒見而匿跡。故諱之。不以告談。有時菲白告別。言曰。瑪利甚念汝。託吾致候。余亟稱謝。曰。瑪利如何。神經病得少痊。否。菲白曰。此人誠可憐。君父死後。病日益深。吾願君父之慘劇。永永不再見於村中。否則瑪利聞之。必至發狂。蓋其人神經太

銳而慈悲之心亦太深故也。言後復爲慰藉之詞。乃道晚安而去。禮拜六。余仍致力於臥室之檢查。在理吾父被害之處。旣爲臥榻。則今茲之探索。自當以臥榻爲最應注意。然當吾父入殮時。榻上衾褥枕席。凡血跡淋漓者。已一律洗濯清潔。今欲更探其狀。實無所憑藉。不得已。祇有舍臥榻而他求矣。不料其結果。乃得一至奇之物。令吾百索不得其解。吾欲詳述此物之來由。更不得不追述前事。以告讀者。初吾父有一習慣。無論家居外出。隨身每不攜帶多金。以吾父勤儉起家。習於勞苦。身懷多金。實無所用。然以家居冷僻之處。十里內無有銀行。設一旦家有急需。無現金以應。頗屬不便。故無論何時。家中必儲現金數百千元備用。又恐宵小覬覦。則加意秘藏。不以告人。此不特他人也。卽余亦概不預聞。去年某

日吾父忽語余曰。艷蘿汝今長矣。當語以居家之道。汝亦知居此荒村。多金足以招盜邪。余曰。知之。吾父之錢。大都存儲銀行之中。可以無慮。父曰。否。言時指榻旁一小櫈曰。此中現有五百金。汝可啟櫈取之。余如言啟櫈。遍索不得一錢。但見皮有零星雜物。因曰。阿父戲我耶。此中何能有錢。吾父乃笑曰。汝不善索耳。吾爲汝取之。卽用力推櫈頂。頂脫中有一小格。高一寸。寬大如櫈體。格中有一紙包其中。累然皆金圓也。吾父曰。艷蘿。吾藏錢之法如何。汝且不能得。則盜賊更無論矣。吾乃稱善不絕。以後遂亦置之。是日余檢察吾父臥榻。突憶是事。因思吾父旣藏金錢於秘密之處。必有較金錢分外秘密之物。藏之臥室中者。倘能於所藏物件中得其一二秘密可疑之物。本前因後果而詳推之。此案真相或不難唾。

手而得。於是先檢小櫈。去其項。以視金元尙在否。項去。則格中已空。吾乃大異。私念曰。豈吾父果死於盜。櫈中五百金元。果爲暴漢攫去耶。繼思吾父既能置金錢於櫈項。安見其不時時換易地位。或置於櫈底。因側轉櫈身。推視其底。底中果現一小格。內儲金元七百餘枚。金元之外。別無他物。余以家中一時不需用此。仍安格中。置櫈如原狀。更檢他物。凡箱籠行篋。以至極小之匣。無關輕重之書。本帳簿等。莫不一一展視。自早間八時至下午三時。仍一無所得。以爲失望矣。猛憶身坐之椅。亦不可不檢視。因卽盡取各椅。粗大中。或用以藏物。急翻轉視之。果見一足之端。有一皮蓋。徑約二寸。以細釘釘之。去釘揭其皮。蓋則中有棉絮。一團。棉絮之下。爲

一紙包。包內有一金約。指式樣絕古。大於時下通行者可四倍。內璧鑄小字。一行曰永遠相愛。其下更鑄年月爲千八百五十五年六月。計其時去今已四十年有二月矣。筆畫中雖積有微塵。作深褐色。然字跡甚清。筆鋒了了。可辨。其未經御指。可以想見。至吾父四十年來所以深秘勿宣之故。頗屬難解。其謂吾父別有所愛。以碍於吾母之故。不敢御此約。指耶。則吾母已於五年前逝世。此年中不妨出以示人。其謂吾父先愛他人。不幸此人夭死。乃旣吾母耶。則此項約指實無所用。其秘密卽在吾母生前亦不妨然。示人。何以至今尙秘藏於椅足之中。其尤奇者。於前文所紀。一年月日千八百九十五年六月。其時在二月。公娶人之。與其前此心愛之人。前去吾父之死僅一月。其謂此年月爲吾父。與其前此心愛之人。

續。好。之。期。則。愛。情。既。續。理。當。御。此。約。指。其。謂。此。年。月。爲。吾。父。心。
之。人。之。死。期。吾。父。鑄。此。日。期。以。誌。兩。人。之。情。愛。前。後。共。爲。四。十。
則。其。人。既。死。吾。父。正。宜。御。此。約。指。以。示。勿。忘。或。謂。此。爲。吾。父。與。吾。
母。定。婚。之。物。則。吾。母。之。約。指。已。隨。之。入。殮。吾。父。者。則。被。害。後。尚。在。
指。間。且。形。式。大。小。各。不。相。同。可。斷。其。決。爲。非。是。也。余。既。得。此。詭。異。
之。約。指。雖。急。切。不。知。其。來。由。然。不。能。不。視。爲。一。種。重。要。之。線。索。即。
置。之。線。索。匣。中。以。備。檢。查。完。畢。後。偵。索。案。情。之。用。禮。拜。日。取。臥。室。
中。檢。查。未。畢。之。物。繼。續。進。行。午。刻。畢。事。無。所。得。下。午。一。點。鐘。左。
正。擬。檢。查。其。餘。各。室。忽。聞。北。廡。外。有。叩。門。聲。啟。之。則。一。清。癯。少。
立。門。外。衣。履。作。教。士。裝。臂。下。挾。一。極。厚。之。書。言。曰。吾。爲。波。士。頓。
會。書。館。之。經。理。人。茲。以。館。中。新。出。一。書。曰。聖。經。大。字。典。搜。羅。極。
富。教。年。右。室。

著者多教中名人定價復廉祇取金圓五枚不知姑娘亦欲購置一部否余曰然則君爲教會中兜售書籍之人臂下所挾者殆即聖經大字典樣書歟其人曰然姑娘欲一觀否倘能代爲介紹購十部以上價目可作九折論余曰謹謝盛意祇以吾非研習神學之人不需購此殊以爲歎又曰此間地方冷僻居民多食力之夫不甚讀書君似以去此別圖爲上其人微笑似欲點首別去忽曰姑娘名艷蘿否余曰然其人曰然則吾爲狄弗倫家居波士頓今日君友葛立司特囑余來者余乃大悟知此人卽葛立司所延之偵探正擬置答忽門外有人經過因高聲言曰然則君可入內坐俟吾一觀樣書果書中內容盡如君言吾當購置一部言後卽率狄弗倫入狄弗倫曰姑娘誠解事見有行人來卽以買書爲言

否則。吾喬裝爲徒勞矣。坐定。問曰。聞葛立司先生言。姑娘擬自行偵探此案。不知數日來已略得端緒否。余曰。余不習探事。日來雖竭力探索。略得可疑之物數種。然亦不敢斷定其有無關係。微君來。恐終不能破案。狄弗倫曰。姑娘可爲我道其詳。且以所得之物示我。余曰。可。取以上所記。及線索匣中之物。一一呈之。狄弗倫讀吾記載。及研究針線指環之屬。約費時半點鐘。又靜坐凝思者約四十分鐘。已乃欣然言曰。艷蘿姑娘。吾得之矣。此案之破。最遲不出三日。余訝曰。三日耶。卽此區區線索。何能於三日中破案。吾以爲恐三年亦難得端緒也。狄弗倫曰。吾則僅須三日。倘於尊父被害之日。卽延吾來。兇徒早可伏法。然有一事。吾甚躊躇。此小村中無逆旅可以息足。又不便借居尊處。不知村中可有寄宿處否。余

曰。無之。此間因過客極少。故無貲居之人。狄弗倫曰。但於附近人家。有餘屋夜間可設一榻者。卽得。至於日間。余於從事探案而外。尙當四出兜售此書。用飾耳目。饔飧之事。有小食肆在。可無需房主代備。余曰。容吾思之。狄弗倫又曰。倘能於右鄰成衣肆中。得一宿處。則相距既近。於事尤便。但不知菲白與瑪利能允許否。余曰。姑往試之。此二人生計至苦。日以手工爲活。苟能酬以重金。使有利可圖。或得見許。若君資斧不多。儘可取之於吾處也。狄弗倫曰。不需。區區三日中宿食之值。吾自能償之。言次。起立告別。且曰。吾今且出。至村中售書。至傍晚時。乃至菲白處投宿。若不許。則更投他家。唯吾旣託名爲售書之人。卽不便日日來此。姑娘可於明日破曉卽起。脫吾有事商酌。卽於彼時至此。若稍遲。則爲村人所見。

矣。余曰。諾。鄉居之人。素習早起。勿煩多囑也。狄弗倫遂點首自去。傍晚。菲白來。言家中有一客投宿。爲教會中兜售書籍之人。自言願以每日五金。償食宿之費。我利其金已許之矣。顧家中雖有一空榻。可以容足。惜無被褥。不知尊父生前所用寢具。能假用數日否。余曰。可。取寢具付之。菲白遂歡謝去。余知狄弗倫宿處已定。且即在最近之鄰人家中。過從極易。心中頗以爲喜。謂辦事如此順手。成功之期。殆不遠矣。

第五章

禮拜一。黎明即起。甫下樓。即聞後門有剝啄聲。啟之。狄弗倫已挾其聖經大字典至。足上露水淋漓。似從草田中來。余延之入。問曰。君何不從前門來。曰。吾從菲白家後門出。逕至君家後門。可免繞

道之勞。余曰。兇徒蹤跡。現在已得端倪否。狄弗倫曰。尙未。正擬與君研究此事。尊甫所備手槍。請取出一觀。余如言取手槍付之。狄弗倫邀余至後門外曠場中。納槍於余手。曰。槍中裝有子彈。姑娘可試放其一。余曰。此時放槍必驚動鄰人。狄弗倫曰。此可不問汝。但如言放之可矣。余乃伸一指置機紐中。欲力引之而全體震顫。臂力頓失。言曰。狄弗倫先生恕余不能也。狄弗倫曰。姑娘亦一強健之女子。奈何不敢一試。余曰。余平時亦自以爲強健。今茲槍一入手。所謂強健者。卽於不知不覺之中。消滅盡淨。吾自亦不知其何以如此。狄弗倫曰。足矣。此項試驗吾已完全成功。今可入室籌議其他。旣入室。卽問曰。姑娘亦知此手槍旣在尊父榻上。而尊父之死。終不死於槍者。何耶。余曰。不知。曰。此理甚明。卽其人當蓄。

意謀害之。初本擬以手槍斃尊父。後以膽氣驟弱。又恐槍聲既發。致驚他人。因而改用他物。余曰。然則君今茲之試驗。仍係致疑於吾試驗之後。其所以證吾之罪者。乃益確耶。狄弗倫曰。否。今試驗既畢。吾之所以證兇手之罪者。乃益確耳。言後。又向吾索線索匣。吾取匣付之。狄弗倫屏他物不視。獨注意於指環一物。注視良久。言曰。村中亦有首飾肆否。余曰。無之。曰。最近之處當在阿克頓。去此可十里。吾父平時購取物事。村中所無者。咸往阿克頓。然此約指爲四十年前之物。卽問諸首飾肆中。恐肆中人亦莫能舉。購者之名矣。狄弗倫不語。又取紐扣視之。研索有頃。問曰。尊父衣櫃何在。余卽導之至吾父臥室。啟衣櫃之門。聽其自行檢驗。櫃中衣服不多。自左而右。懸於鉤上者。首爲吾父遇害時之衣。

服一襲。此爲白色夏衣。又次爲大衣二件。燕尾服一件。又次爲黑色舊禮服一件。胡椒色夏褲二事。白色黑色半臂各一件。紐扣均完整。無一缺者。櫈底兩抽屜。則一儲硬領襯衫領結銅紐之屬。一儲襯褲及襪。均與紐扣無甚關係。狄弗倫略一展視。卽闡其抽屜。問曰。此外尙有他櫈。尊父用以儲藏舊衣者否。余曰。有之。卽在灶外。是櫈。卽吾前此綠羅衫上。敷麵粉後。懸掛其中者也。言後。率狄弗倫至灶旁。啟櫈門。盡出櫈中舊衣檢之。亦無有脫落紐扣者。於是狄弗倫問曰。尊父遇害之前一日。何所事事。余曰。其日有糖貨數包。自佛門都一農人家運來。吾父上午卽料理此項糖貨。過秤解包等事。下午則在庭園中修治花木蔬菜。狄弗倫曰。彼所御爲何衣。余曰。似係胡椒色之褲。與白色襯衫。未着外衣。襯衫上加一

白色半臂。卽懸諸櫬中者是也。狄弗倫又至吾父臥室中。取吾父當時所御各衣細驗之。驗已。言曰。此衣褲及半臂之上。均頗清潔。未着泥塵。而衣上褶痕已平。不類新浣。吾知尊父當日必於衣外。罩一舊衣衛之。否則。衣已污矣。余曰。否。吾父有一藍色圍裙。工作時恒用之。狄弗倫曰。今圍裙何在。余曰。當在灶外舊衣櫬中。狄弗倫曰。否。吾未之見。言次。又偕余往覓。果不得。正以爲異。忽嗚然一聲。一猫自貓洞中入。行至余旁。作親暱狀。頻以鼻尖擦余履。狄弗倫凝神視貓。面露笑容。約三分時。言曰。此可愛之狸奴。汝能助我。探案否。余笑曰。官中人以治民爲業者。尙不能助人探案。貓又何能爲。狄弗倫曰。官中人雖不能貓。固能之。余不解其意。正擬再問。狄弗倫已自啟後門出。余欲隨出。狄弗倫搖手止曰。姑娘弗來。倘

爲鄰人或吾之寓主所見。殊不方便。汝但退至室中掩後門就窗中瞰吾動作可也。余如言退入灶下就一小窗外窺見狄弗倫出門後卽循小徑右趨至距菲白家後門五六十碼處而停其地有一井枯涸已久周三尺深亦不過五尺。吾父在日以其位當道旁上無井欄恐行人失足墜入嘗以巨板蓋其上復以巨石數塊鎮之。此時狄弗倫至井旁迴首四望似不欲爲行人所見既乃俯身去石及板復伏於地上伸手井中若有所探顧井深臂短未得一物。狄弗倫遂起立循原道回問余曰艷蘿姑娘家中有長鈎否。余曰長需幾何曰二三尺足矣曰然則余有一傘柄作鈎形可以代用。狄弗倫曰善趣取來余立取傘與之。狄弗倫得傘復至原處伸傘柄入井卽自井中鈎取一物狀似衣服。狄弗倫捲而懷之挾

傴入室。謂余曰。今茲偵探之手續已畢。十分之九。明日即可爲破案之期矣。余曰。君於井中所獲爲何物。能任余一觀否。狄弗倫曰。胡不可。特姑娘觀時。慎弗驚怯。言次。自襟下出其物。置桌上。展視之。卽吾父之藍色圍裙。裙上血跡斑爛。紅色已變爲紫。余默視有頃。更視狄弗倫之面。似欲問其何由得此。而狄弗倫已言曰。姑娘大有識力。能知彼紐扣爲案中重要之物。今余已探得綴此紐扣之衣。後此一切。已不必再於黑暗中摸索矣。余聞此語。復取圍裙。諦視之。果見裙之右角。有一黑紐。紉以白線。左角之紐。則已脫去。余於是恍然大悟。知二紐。均爲吾父手自縫綴。其藍裙之上。加以黑紐。黑紐之上。又加以白線者。實以圍裙爲作功時所用。不必求其美觀。余因問曰。余初以爲。紐扣必爲兇手所遺。今既爲吾父衣。

上之物則吾於案情轉覽其晦。狄弗倫曰：姑娘雖愈晦我則益明。言次出表視之續曰：時已不早今當舍此不言更探他事。吾問姑娘心中最不明瞭者非以爲君父遇害時各處門戶嚴扃兇徒無進出之路邪。余曰：然。余今且出姑娘可閉此後門如常例以鐵鈎鈎之。余曰：諾。狄弗倫卽擲圍裙於室隅取傘自出及余既閉後門頃之忽聞貓洞中悉索有聲洞上皮蓋內啟。狄弗倫伸手入內仰撥門上鐵鈎然手短未及者可四寸乃縮手以傘柄入鈎之鈎動而門啟爲事甚易。狄弗倫曰：艷蘿姑娘如何。余曰：賊豈卽以此法入屋者邪。狄弗倫曰：然。吾尙有一事不得不加以試驗。因復自猫洞中伸入傘柄撥轉鐵鈎令如原狀費時二十分鐘仍屬無效。乃推門入問曰：姑娘對此意見如何。余曰：君殆以爲兇手。

來時入自後門。其啟閉均自貓洞中假手於一鉤或一傘之力耶。狄弗倫曰。否。此我初試驗之意如此。今二次試驗之結果已自覺此說之誤。余問何故。曰。吾以二十分鐘之久尙不能令鐵鉤入紐中。如原狀。兇手當殺人之後。手足忙亂。心緒不寧。獨能之耶。余曰。然則如何。曰。姑娘有軟尺否。可取來一試。吾二人手臂之修短。余如言。取女紅籃中軟尺與之。狄弗倫卽自量其臂。又量貓洞至鐵鉤之距離。最後更量余臂。量已。言曰。姑娘爲吾算之。吾臂長於君臂一寸。而貓洞與鐵鉤之距離。又長於吾臂四寸。則長於君臂者幾何。余曰。此簡易問題。小學生類能算之。非五寸而何。狄弗倫曰。然。吾今且去。不便久留。今日恐不再來。惟有二事須姑娘爲我治之。其一可盡發君父數十年來之信札。日記等。一一讀之。余曰。吾

父向來不作日記。唯舊信甚多，可以如命。狄弗倫曰：其二姑娘有暇，可至村中閒行，物色手臂長於姑娘五寸以上者，一一記其名，以告我。但宜不動聲色，比較長短時以談笑出之可也。余曰：如命。狄弗倫遂取聖經大字典，徐步至西廡下，啟門自去。去時屢屢回顧，似恐爲路人所見。迨至大道之上，去吾門可五六十碼，始從容如常。時已五點半鐘，余急至廚下，焙加非一杯，兼取餅乾牛酪等啖之。啖已，遵狄弗倫之言，發吾父所有舊信，一一就書室中讀之。其中大都爲商業上定貨索賬，及友朋問候之書，無足注意。飯後，忽憶及頂閣之上，尚有數十年前舊帳簿及舊信等，無數，更取出細檢，竭半日之力，結果乃得一情書，其書成於四十年前，作者爲一女子，署名曰M.W.，筆致軟弱，且拼法多訛誤，似其人未嘗學。

問而信中文筆條達措詞得體之處則均係從普通尺牘中抄撮。之苦衷作此拒。
而來者信中主意係吾父向彼求婚彼有不得已之苦衷。是矣。吾父在未娶吾母之前所愛者必爲瑪利瑪利少時固與狄拒。
弗倫視之至黃昏時忽猛省曰 M W 非吳瑪利姓名之縮寫耶。是矣。吾父向瑪利乞婚憔悴所致至吾父年婦女固與狄拒。
之雞皮鶴髮半係年事漸增半係憂傷憔悴絕佳不類中年時固與狄拒。
豐容盛鬢之人吾十餘歲時猶見其風韵絕佳不類中年時固與狄拒。
瑪利終於不能娶之與吾父向瑪利乞婚憔悴所致至吾父年婦女固與狄拒。
故其中必別有秘密此種秘密想於全案終時不得已之拒之既愛今一 是矣。吾父向彼求婚彼有不得已之苦衷作此拒。
人較量手臂其難實倍於檢查書信思之許當於今日從事間外。然一旦披露之既愛今一 是矣。吾父向彼求婚彼有不得已之苦衷作此拒。
也禮拜二狄弗倫未至其命吾之第二事當於今日從事間外。然一旦披露之既愛今一 是矣。吾父向彼求婚彼有不得已之苦衷作此拒。
人較量手臂其難實倍於檢查書信思之許當於今日從事間外。然一旦披露之既愛今一 是矣。吾父向彼求婚彼有不得已之苦衷作此拒。

探徒勞無益。不如就今日晚間村人集會作夜禱告時至禮拜堂一行爾時人衆四集視察當較易也迨晚到禮拜堂又思何能遍捉他人之臂與己相較且燈光之下辨認尤屬不易遂雜坐衆中隨人禱告不能他有所爲斯時他人之禱告意在求福余則惟求上帝助余未暇爲己身禱告也會畢村人紛紛出禮拜堂狄弗倫鵠立門次高舉手中之聖經大字典求賣村人均一笑却之余亦僞爲不識向彼一點首出後與菲白同行余問瑪利今日何事不來禱告菲白曰渠方病不能來余亦無他言迨抵家時已晏意狄弗倫必於夜間來此詎竟不至禮拜三狄弗倫來余以所得瑪利拒婚書示之狄弗倫閱竟言曰吾二人所得若合符節明日即可破案矣余問何故曰余於昨日往阿克頓叩一首飾店知約指上

新鑄之千八百九十五年六月字樣其時在六星期前鑄者爲老婦叩此婦面貌如何則與瑪利相同余曰瑪利乎瑪利鑄此何爲且瑪利鑄之又何能在吾父椅足之中狄弗倫曰姑娘不知倘尊父不遇害者半年內必與瑪利成婚矣余曰卽娶瑪利耶曰然曰此不可信自吾母死後吾父不特未與瑪利往還且未嘗與其他女子近奈何遽有續絃之舉狄弗倫曰外表雖如此實則不然余曰然則此巨大之約指殆吾父得之於六星期之前歟狄弗倫曰然吾意四十年前尊父必與瑪利相愛其時瑪利必已有允婚之意故鑄此約指刻年月於其上以備定婚之用嗣必爲不得已之事所阻乃不以約指贈尊父而易一拒婚之書卽姑娘昨日所發見者是也然二人雖未成婚而四十年來愛情則仍未減故令

堂。死後。尊父卽擬娶瑪利。尊父蓋一篤於至情之人。不以瑪利。今茲之雞皮白髮。忘其昔日之豐容盛鬢。六星期前。尊父必復向瑪利求婚。瑪利乃取前此未用之約指。刻一年月付之。以爲定情之物。初不意其不及一星期。尊父遽死於兇徒之手也。余曰。此爲吾父一生情史。茲經說明。當無疑議。第不知此情史與吾父之慘死。有無關係。君於二日中亦有他種證據。發見否。狄弗倫曰。尊父實係爲情而死。何姑娘至今尙不知耶。言次。又向余索線索匣。取匣中藍色絲線及棕色毛線。辨視許久。遂自囊中出一信封。曰。靚蘿上纏藍色絲線及棕色毛線各尺許。顏色猶細。與余存線索匣中之物無二。余駭問曰。此線何來。狄弗倫曰。得自吾寓主之針線囊。

中。余曰。爾謂言未已。狄弗倫曰。姑娘信否。余曰。此我實不能信。

第六章

狄弗倫曰。姑娘猶不信耶。吾試問姑娘長臂之人已探得否。余曰。未。吾則已探得之矣。其人蓋爲屠菲白。前日之晚。菲白至樓上就睡時。無意中懸一外衣於樓下成衣室中。余俟其睡。取吾衣。比較之。其袖較吾衣長可五寸。余駭曰。君將以此二種證據。指菲白爲兇手耶。狄弗倫曰。菲白行兇之證據何止此二種。汝可取一紙來。吾將一一記之。令菲白無所逃罪。余取紙筆授之。狄弗倫且書且言曰。天生長臂能自猫洞中開閉門鍵者非菲白莫屬。其證者。相。同。其。證。二。注。意。靚。蘿。綠。羅。衫。上。之。血。蹟。願。代。爲。染。作。黑。色。纓。

掩其跡。其證三。先以裴麗敷與馬丁交鬪之事宣之於人。至馬丁。被害之晨。又僞爲不知向詭蘿佯問。與人有無爭鬪爲嫁禍地。其證四。狄弗倫書至此。問曰。詭蘿姑娘卽此四種已能證明。菲白之犯罪否。余曰。卽以此爲彼殺人之證乎。非白非患神經病之人似不能不證明其犯罪之意向所在。狄弗倫曰。菲白犯罪之意向今日下午瑪利當能來此爲姑娘言之。今且續記其他種證據。因書曰。馬丁被害之夜一點鐘時有人見菲白手持舊衣一束至後門外棄諸古井之中。其證五。余曰。豈菲白行兇之後卽爲他人看出破綻耶。狄弗倫不語。但微點其首續書曰。菲白爲爭愛之故恨馬丁者已數十年前曾梗馬下與瑪利結婚。今聞兩人重申前約。遂下毒手以殺之。書至此。狄弗倫曰。有此六事證據已可謂完備。余

曰。否。我則終不能信。菲白一女子。詎能下此毒手。狄弗倫曰。使爲男子。既取手槍。必卽以手槍殺君父。今有手槍而不敢行使。檢察血跡。又有兇手行兇後昏暈之狀。是益見其爲女子耳。余曰。吾父胸部受創甚深。女子腕力有限。一擊必不能致此。狄弗倫曰。渠爲重鈍之鐵器。則鐵器下墜時爲力已屬不小。又何必更用。既爲重鈍之腕力。余曰。渠爲一篤信宗教之人。昨日夜會時。吾尙見至誠禱告。擬以兇犯似屬不倫。狄弗倫笑曰。君謂篤信宗教者。盡係善人。則歐洲中古教皇之恣睢暴厲。殆盡非信史矣。言已立取聖經大字典。自前門出。亦不言何時再來。唯揆度情形。所得證據。旣如是完備。此案結束之期。至遲殆不出明日矣。狄弗倫去後。可二點鐘。一郵差來。遞一書。乃裴麗敷之妻。之覆書。言針綫二物。均

非。彼。所。遺。失。且。始。終。未。曾。買。入。此。種。針。綫。云。云。下。午。三。點。鐘。瑪。利。
至。自。言。菲。白。適。外。出。乘。隙。而。來。不。能。作。長。談。余。見。其。顏。色。憔。悴。霜。
雪。滿。頭。似。於。數。星。期。中。驟。老。十。年。因。知。瑪。利。愛。吾。父。者。至。深。痛。吾。
父。之。死。者。至。切。前。此。菲。白。言。其。神。經。罹。病。憂。喜。反。常。者。多。係。僞。託。
之。詞。不。足。信。也。瑪。利。既。見。余。卽。悽。然。問。曰。吾。約。指。何。在。姑。娘。其。取。
出。示。余。吾。見。約。指。猶。見。汝。父。也。余。見。其。出。語。哀。切。立。取。約。指。與。之。
瑪。利。置。約。指。於。唇。畔。吻。之。再。三。且。泣。且。言。曰。使。無。菲。白。爲。梗。吾。與。
馬。丁。已。成。婚。於。四。十。年。前。今。日。不。復。作。老。處。女。余。問。其。故。瑪。利。卽。
含。淚。爲。余。縷。述。其。事。謂。吾。與。菲。白。幼。卽。相。共。吾。以。孤。露。寄。居。伊。家。
菲。白。利。吾。柔。弱。居。恆。以。欺。我。抑。我。爲。快。雖。吾。年。事。與。菲。白。相。若。而。
菲。白。之。對。我。卽。母。之。於。女。不。是。過。也。後。馬。丁。鍾。情。於。我。謂。我。爲。
全。

村中最美而最溫柔之人而菲白則鍾情於馬丁誓非馬丁不嫁。馬丁以其獷悍不之顧。菲白乃遷怒於余視余爲情敵其實以菲白爲人卽無我爲其情敵。馬丁亦不願娶之不惟馬丁恐全村男子亦什九不願娶菲白也及後馬丁向吾求婚吾已有允意往首飾肆中鐫一約指以爲定情之物。菲白知其事立向吾索此約指言馬丁敢娶汝者旦娶夕必無倖吾懼卽以所鐫約指付之以聲示吾之不嫁又從菲白之指揮作書拒馬丁之請而於菲白之恐嚇語終始未爲馬丁道及蓋此等恫嚇之詞實屬無理吾存心忠厚不願播之於口使二人突生惡感嗣馬丁娶汝母菲白遂以約指還余言汝今可嫁他人矣汝若不嫁吾亦不嫁吾二人當以獨身終。五年前汝母死馬丁有續膠之意問余前情尙在否余曰前

情雖在。然一對白髮人。豈能再作新夫婦。馬丁曰。卽以百歲老人行結婚禮。亦非法律所不許。吾意已決。汝當從我。如是往返。磋商定情之品。初不意不及一禮拜馬丁。竟因此慘遭意外。余曰。然則殺吾父者必爲菲白矣。瑪利曰。然。余曰。然則君於菲白行兇之夜。卽知之耶。曰。否。倘於事前知之。吾必拼死阻之。吾得馬丁之死耗。實在次日早晨。姑娘外出報告村人之時。余曰。事前亦有所疑否。瑪利曰。有之。馬丁被害之夜。十一點半後。余與菲白均已就睡。朦朧間。忽聞菲白起床躡足下樓。啟後門出。余覺有異。亦立卽披衣。馬外就樓上後窗中。而沒越四十分鐘。復出手中似挾一包。余見之駭然。花棚中。而外窺。則見菲白出門後。循小徑左趨至汝家後。

私念菲白詎作偷兒耶然菲白不攜其包裹歸室竟折道至枯井之旁俯身及地若有所事爾時月色不甚明瞭未能辨明其所事爲何十數分鐘後菲白始歸而包裹已無矣余乘其關門時登床自睡睡後又聞樓下自來水管撥動之聲似有所浣濯次日晨忽聞馬丁死耗乃疑菲白之夜出與馬丁之死不無關係余曰當時君胡不以所見告諸村人瑪利曰心中何嘗不擬如此祇以一時神經昏亂不知所措而菲白又限制我不許吾與外人通一語姑娘但觀彼日驅吾上樓其聲色之嚴厲卽足見其平時待我殆奴婢不若當時吾苟吐其秘密獨不虞其以死馬丁者死我耶余曰然則今何以吐其事曰茲有人爲我保護彼借居我家之售書人昨乘菲白外出向吾言渠乃一偵探現已探得菲白謀殺馬丁之

種。種。證。據。不。久。卽。將。披。露。菲。白。亦。不。久。入。獄。勸。吾。不。必。更。代。菲。白。
守。秘。密。亦。不。必。更。畏。菲。白。吾。始。敢。以。前。此。所。見。者。告。姑。娘。然。姑。娘。
在。菲。白。被。逮。之。前。仍。當。代。余。嚴。守。秘。密。否。則。售。書。人。雖。能。保。護。我。
而。菲。白。之。詭。謀。實。防。不。勝。防。也。余。曰。諾。謹。如。命。瑪。利。遂。含。淚。歸。禮。
拜。四。爲。全。案。結。束。之。期。屠。菲。白。竟。自。認。爲。手。刃。吾。父。之。凶。犯。矣。早。
晨。八。九。點。鐘。時。余。在。樓。上。臥。室。中。心。中。自。思。狄。弗。倫。每。至。余。家。恆。
在。破。曉。今。日。未。見。來。此。豈。昨。日。所。言。六。種。證。據。未。能。認。爲。完。備。今。
日。尙。不。能。破。案。耶。抑。案。情。中。變。或。證。據。盡。屬。非。確。真。正。之。兇。犯。非。
屠。菲。白。而。另。爲。他。人。耶。正。思。索。間。忽。於。窗。中。見。菲。白。家。後。門。洞。闢。
菲。白。首。出。瑪。利。次。之。狄。弗。倫。又。次。之。三。人。循。小。徑。向。余。家。後。門。而。
來。余。知。有。異。立。至。樓。下。啟。門。納。三。人。三。人。甫。入。而。大。門。門。鈴。又。響。

復啟大門。則村長率警察二人至。入室。與三人相見。村長問狄弗倫曰。誰爲菲白。狄弗倫指菲白告之。村長回顧警察。曰速械此惡婦。毋令兎脫警察諾。立以手拷加菲白臂。菲白既被逮。狄弗倫卽宣布證據。且令瑪利歷述。彼夜所見。以相印證。然後問菲白曰。汝今已能承認否。菲白戰慄無人色。俯首不語。旣乃言曰。自作孽不可活。吾今自認殺馬丁者吾也。村長曰。爾旣自認不諱。卽當直供行兇情狀。與所得證據參證。狄弗倫亦曰。倘所供與證據不符。吾亦決不冤汝。願更費數日之力。別求真兇。菲白曰。眞兇已得。何庸更求。因詳述所以欲殺吾父之故。其言與瑪利昨日所言無異。惟語氣不同。略有自衛之辭。茲可不贅。至其所述行兇情狀。則頗詳盡。其言曰。吾旣知瑪利欲嫁馬丁。卽存必死馬丁之心。後聞馬丁。

與裴麗敷有爭鬪情事。而裴麗敷平時行動傲慢所爲多不理。於口。今既與馬丁爭鬪。乃一絕妙之嫁禍機會。因於一日之中力宣其事於村人。幸吾平時喜道他人長短。他人旣加我以活動新聞。紙之名。則今之傳播其事。村人亦決不疑吾別有用意也。其夜十一點半後。吾料馬丁父女已就睡。卽披衣起。取一大剪。（言時指狄弗倫手中所持者。其剪非通常裁衣所用。乃農人用剪桑枝者。）口鈍重可二磅。狄弗倫於昨日得之。菲白床下。出後門循小路。至馬丁家後門外。入花棚中。自猫洞中伸手入內。啟後門之鐵鉤。入室。吾與馬丁比鄰而居者四十年。其家門戶吾知之甚詳。故入之甚易。旣入斗思。吾殺馬丁。後血濺於衣。大不方便。當取一舊衣。罩之。因啟籠外舊衣櫬。暗中摸索。得一圍裙。卽攜之。至馬丁書室。

繫於胸前。艷蘿在地。上拾得之針綫。想卽繫此圍裙時。自吾衣上擦下者。因吾業縫級。殘針斷綫之黏附衣上者。每不自知。既而至馬丁臥室門前。余以着革履而入。不免行走有聲。因脫履時。天氣甚熱。月光射入。見馬丁袒胸而臥榻旁一小櫈之頂。有一手槍。菲白力言手槍在櫈頂。吾則自信必在抽屜中。惟菲白旣已自認行兇。此手槍之位置問題。已可不必根究。」因思與其用巨剪死馬丁。胡不卽用手槍。遂置巨剪於榻上。取手槍於手。欲對馬丁。然素日不慣使槍。槍旣入手。手忽狂震。正於此時。馬丁噓氣。動似有醒意。余急捨槍。取剪力刺其胸。馬丁着痛。欲號。吾又取槍之柄擊其頭額。於是馬丁死矣。死後。余神經大亂。搖搖然。不可。恍惚間。似聞竈下有人聲。又似樓上艷蘿已醒。一時駭極。不知手而擊。

仆適背後有一櫈力以手握其橫格始不仆地出臥室後余心神眩惑恐艷蘿驚醒卽欲持剪登樓至艷蘿臥室中一觀究竟私念艷蘿果醒者吾卽以巨剪死之勿醒則承其罪者自有斐麗敷在吾且赦艷蘿矣旣登樓入室見艷蘿靜臥余頗自喜方欲躡足下樓而一轉瞬間艷蘿又蠕蠕而動時月光射入室中照見余身血迹淋漓余乃大懼適身旁有一衣櫈卽避入櫈中俟之不覺胸中餘血染於艷蘿綠羅衫上迨裴麗敷被逮後余急欲得其綠羅前丁巳日未必出獄而吾亦未必今日就逮也至所遺鉗扣想係在馬艷蘿上血跡竟染於艷蘿綠羅衫者實非欲陷害艷蘿蓋欲爲之湔除血跡使免於嫌疑耳及見此上細點余遂深嘆艷蘿之機警否則艷蘿之後因吾着圍裙時繫扣極緊至上樓時覺脇下稍鬆彼

時必已脫落一枚。吾殺馬丁後，既將染血之圍裙墜於枯井之中。又將稍有血跡之物一一洗淨，自謂形跡既滅，無論何人均不致疑及於我。孰知竟以一針一綫一鈕扣一約指之微，使吾罪無可逭。豈非天哉？菲白供畢，村長命警察率之去，囑吾於正式審判之日到場作證。狄弗倫亦別去。吾取吾父所藏七百餘金謝之。狄弗倫曰：吾爲賣聖經大字典而來，一部書值得爾許金耶？再三遜謝不受而去。

一月後定讞，菲白論死。以其爲婦女且已老，減一等，終身監禁。兼作苦工。然不及二月，即瘐死於獄。是年十二月，吾與葛立司結婚。證婚者即狄弗倫。度蜜月後，迎瑪利於家。事以母禮養其老，以慰

年六月五日發印
民國十二年五月五日版行刷

(貓)

探)全一冊

定價銀二角



原譯校述著者
印刷行訂者者
所

美國梅麗維勤
江陰劉半儂
杭縣董督鄉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油頭
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